

关于《千里江山图》

杨 新

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，北宋·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是一件十分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作品。它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的山水画创作上，代表了当时的艺术发展水平，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创作思想风尚，直到今天，它仍然像一朵鲜艳的奇葩，闪耀着异彩，有着迷人的艺术魅力。

《千里江山图》描绘的是祖国锦绣河山。作者为了给人造成祖国河山极为辽阔壮丽的深刻印象，采用了传统的手卷形式，画卷高51.5公分，而横长竟达1191.5公分，用的是一幅整绢。这样的长篇巨制，画得如此精彩，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。画面上峰峦岗岭，奔腾起伏，绵亘千里；江湖河港，烟波浩淼，一碧万顷，形势气象极为雄浑壮阔。中间巉岩邃谷，飞瀑鸣泉，绿柳红花，长松修竹，景色清幽秀丽，曲折入微。在山水之中，依地势和环境的不同，设置着渔村野市，水榭亭台，草庵茅舍，水磨长桥，以及客船渔艇等等，与自然山川相辉映，十分壮观。又描画了众多的人物活动：捕鱼、驶船、行路、赶脚、观景、幽居、打扫庭院、对坐闲话……，使画面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所有这一切，作者都把它精心地组织在一个狭长的画面上，安排得有条不紊、虚实得体，整个构图既严密紧凑，又疏落有致，浑然一体。但是，无论截取哪一个段落，又都能构成相对独立的画面。作者纯熟地运用了前辈画师所创造和总结出来的“三远”——高远、深远、平远的构图法则，并将这三种不同法则交替地在一个画卷上使用，使画面

构图富于变化，使观者时而如立足山巅，时而如行经山脚，时而又远离山外，如在水面乘舟，从各个不同角度领略到山川千姿百态的变化。

这幅画在设色和用笔上，继承了传统的“青绿法”，即以石青和石绿作为山水的主要颜色，被称为“青绿山水”，是我国较早发展起来的一种山水画形式。此卷用笔精细，一点一画毫不含糊。如人物虽然细小如豆，却动态鲜明，栩栩如生。其画飞鸟，虽也只轻轻的一点，却能表达出种种不同的翱翔姿态。千顷万顷的江湖，水纹前前后后都一一用线勾出，表现出微波荡漾的生动姿态，无一笔不妥贴，整体感极强。在用色上，作者着意于在单纯统一的兰绿色调中求变化。如树、石、水、天，均以青、绿为之，有的浓郁，有的厚重，有的轻盈，有的空灵，使用色彩的方法不同，表现出来的效果也就不同。此外，作者还以赭色作为衬托和对比，使石青石绿在画面上就像宝石一样光彩鲜亮，耀人双目。这是对自然山水大胆的加工和夸张，因而比自然山水更加美丽，给人以强烈的印象。元代李溥光在看了此卷后，推崇备至，说：“予自志学之岁获观此卷，迄今已仅百过，其功夫巧密处，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，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。又其设色鲜明，布置宏远，使王晋卿、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。在古今丹青小景中，自可独步千载，殆众星之孤月耳。”

此卷无作者款印，仅从卷后隔水黄绫上蔡京的题跋中才知道这一巨制的作者叫希

孟。题跋全文为：“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。希孟年十八岁，昔在画学为生徒，召入禁中文书库，数以画献，未甚工。上知其性可教，遂诲谕之，亲授其法。不踰半岁，乃以此图进。上嘉之，因以赐臣京，谓天下事在作之而已。”清初梁清标的标签上及宋肇的《论画绝句》中才提出希孟姓“王”。宋诗说：“宣和供奉王希孟，天子亲传笔法精。进得一图身便死，空教肠断太师京。”附注云：“希孟天姿高妙，得徽宗密传，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，未几死，年二十余，其遗迹只此耳……”

宋肇是在梁清标家里看到这一卷《千里江山图》而写下上面的诗句和附注的。但梁氏、宋氏去北宋已六百余年，从何得知希孟姓王，又何知“未几死，年二十余”，因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第三条有关希孟的生平资料，这里暂从梁、宋说法。

根据以上两则记录，我们简略地知道王希孟的生平事迹，以及他创作此卷大约在宋徽宗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四月前不久。想到王希孟如此才华横溢而年轻早逝，实在令人惊叹和惋惜。

但是，王希孟能够创作出这样不平凡的作品来，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“天才”，而是由于他勤奋好学所致。蔡跋中说到他“数以画献，未甚工”，可见他具有顽强好学和勇于艺术实践的精神。同时，他在皇家画院中，也具备良好的学画条件，不但周围有许多前辈画师，而且便于观摩学习前代优秀绘画作品。宋徽宗赵佶本人也是一个画家，对他的指导和鼓励，也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。在封建社会里，能够得到最高封建统

治者皇帝的亲自指教，那是一种很高的荣誉，因而受到封建官僚和文人们的称颂或夸大事实，是不足为怪的。但是我们在今天却不能因此而怀疑到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创作，认为一切都是赵佶的独出心裁，不过利用希孟的手形诸画面而已，好象画工王希孟有点“贪天之功，以为已有”。事实恰好有点相反，在宋徽宗的宣和画院中，画工们的作品往往被赵佶画上押，就成为他的作品了。据徐邦达先生考证，在现存传世的赵佶签名的许多绘画作品中，无论是山水、人物或花鸟，其工能精细的一种，全都是画工们的作品。《千里江山图》是属于工能的一路，作者并未署上名款，如果赵佶画上个“丩”，岂不就成了赵佶的作品了？联想到故宫博物院藏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也未有作者款印，是从金人张著的题跋中才知道作者姓名的。张择端和王希孟都是同在宣和画院中的天才画家，创作出这样宏伟巨大的作品，而在画史上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，真是无独有偶。可见在宣和画院中，固然培养了一些画家，但也埋没了不少才人的名和姓！

《千里江山图》创作问世以后，由赵佶赐给了蔡京。后又归南宋内府，卷前有宋理宗“缉熙殿宝”印。到元代，为李溥光和尚收藏，卷后接纸有他在大德七年（1303年）的题跋。清初为梁清标所得，他自题了外签，又在本幅及前后隔水、接纸上盖有梁氏收藏印多方。以后便进入乾隆内府，本幅有清高宗弘历诗题及印玺多方，并著录于《石渠宝笈·初编·御书房》。清亡，由溥仪盗出皇宫，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收回，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